周易經傳集解

八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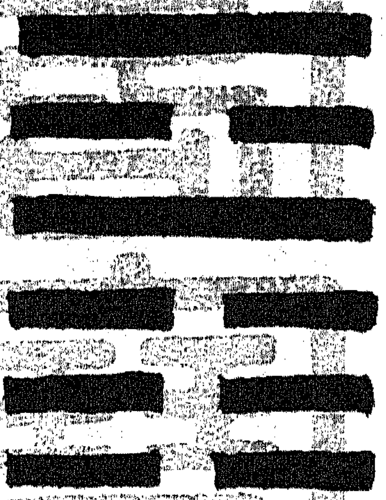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八

宋 林栗 撰

離坎艮坤



坤震坎離

坤下離上 晉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晉之成卦大壯之變也自壯之晉乾變爲坤震變爲
離也乾自咸卦居中上三爻在恒居中下三爻至遯
爲上卦至大壯爲下卦周流六虛矣至是變而爲坤
則健而能順也震在咸恒遯大壯上下反復不出中
爻至是變而爲離則動而有所麗也所以然者咸恒
二卦以君臣夫婦而言遯大壯二卦以君子小人爲
義上下之情既交小大之分既正則順而麗乎明者
乃大臣之所以事上者也可不務乎故曰物不可以

終壯受之以晉徂徠石氏曰如人有盛大之德乃可
以進用於時此說非是果如所論何言不可以終壯
乎既盛而又進殊非易之所以為訓也按雜卦云大
壯則止是大壯以止為義也物不可以終止受之以
晉亦猶艮後受之以漸斯其盲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也

下坤上離成卦曰晉者初為坤二為艮三為坎四為離坤順也離麗也順而麗斯謂之晉巳乎曰未也坎為進為行坎為退為止為其有艮坎震之象焉艮坎震三陽也進而行是以謂之晉也離為日坤為地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斯謂之晉巳乎曰晉之為卦有諸侯朝陽之象若明出地上進而至于日中以此為晉則舜禹之事也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大陰為小大有之所以為朝陽者上乎天也晉之所以為諸侯

者出乎地也為其有艮坎震之象馬是以知其朝王
也然則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者以
近天子之光而已矣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何謂也曰坤為土為民有土有民諸侯之象也馬陽
物也震坎艮皆陽是以為馬蕃庶也離為日中晝日
之象也坤爻三三接之象也中古之事尚矣先儒之
所不傳者矣莫得而考之矣說者皆以康侯為安定
之義錫馬為褒賞之義愚竊意其不然錫馬當為下

錫工之錫書稱師錫帝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康侯謚也文武之興蓋有錫馬蕃庶而象三接之寵者故彖辭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上行之義亦猶帝乙歸妹箕子明夷王用享于西山公用享於天子之象也或曰王者之所以懷諸侯賤貨而貴德厚往而薄來而乃以錫馬蕃庶加之寵遇無乃非其義與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馬之息耗為兵之强弱商周之間王業未定諸侯之去既未有所決當是之時有

見幾而作者錫馬蕃庶以朝于周興王之業於是乎
賴竇蝸錢倣其人也可無以寵異之乎然則晝日三
接乃所以懷來諸侯之道也武王至于孟津不期而
會者八百國有由然與若晉之所取取其上行之義
而已矣故子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
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或曰然則文
王之事商僞與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故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蓋言順也何名為偽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者離也地者坤也離為日又為火火在天上則為大有王者之象也明出地上則為晉諸侯之象也所以然者明出地上有進而麗之象焉火在天上則其明盛矣不可以復進矣在天而言火在地而言明互見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向明而治臨照

其民特有尊卑大小之殊耳是故晉之君子以自昭
其明德也臧孫達有言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
百官斯之謂矣
雜卦曰晉晝也
晉之為卦以明出地上而成其在六爻以晝夜昏明
為義進而遇晝者宜動而不宜止進而遇夜者宜止
而不宜行陽為動陰為靜陰為止陽為行震離為晝
坎艮為夜初六進而遇艮六二進而遇坎是以貞吉

六三進而遇震六五進而遇離是以悔亡九四進而遇坎上九進而無所遇反而遇坎然皆以陽剛行之是以有危厲之象也晉之為畫斯其義象與

初六晉如摧如吉吉罔孚裕無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無咎未受命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離震也晉之為卦自下而進故以所遇如其義初六進而遇六二之艮故曰晉如摧如艮止也初六方進以

從震而六二止之是以為權如也故曰貞吉貞猶止也陽為行陰為止坤雖在離兌之間而有闔户之象焉進而遇艮欲往何之乎以六之柔體坤之順斯能貞固守之而吉吉也故曰罔孚裕無咎初六之於九四是其所孚矣今也閡於六二而不得進雖有上行之志其誰信之哉忠而不見知信而不見察在於常人豈能無憤慍不平之心乎豈能無憔悴不樂之意乎有一于此未免有咎惟天下之至順為能寬裕自

得不戚戚於退不汲汲於進不怨天不尤人綽綽然有餘裕斯爲无咎矣故子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或曰三陰同志何以謂之獨行曰復之諸陰皆復于初而四爲獨復履之諸陽皆承乎五而初爲獨行蓋言其特立獨行非無朋之謂也見摧而不失其正罔孚而不失其裕斯謂獨行之君子乎乃若六二則有愁如之象焉故曰裕無咎未受命也初居卦之最下雖應乎四而未違乎五四臣也五則君也初六未受君

命故可以優游而自得若已受命而罔孚于上其可
以自裕而已乎孟子有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
進退豈不有餘裕哉斯之謂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之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六二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無其應而介
於坤坎之間故曰晉如愁如坎為加憂故有愁如之
象六二不獲乎止進而遇坎退而遇坤是以謂之愁

如也故曰貞吉坎艮皆夜也以艮遇坎靜得其時矣
是以為貞吉也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坤為母故
有王母之象王祖祖母也初六既為坤矣而六三又
坤是以謂之王母也以二之中正上無其應下無所
與而能固守其貞豈其終困而已乎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於王母之尊實臨
其上受茲介福宜矣故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商
周之間柳有其事乎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文王

之母周公之王母也周公之母孺子之王母也周公居東可謂愁如矣三年而歸可謂貞吉矣納鴟鴞之詩而啟金縢之書抑王母有其助與何其皤然改也其事無徵意之云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之君子幸毋責焉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下體爲坤上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而承于九四三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

衆允離為明震為動坤二陰為衆允信也六三之進

遇乎離震而又有應在上其志上行見信于衆宜矣

故曰悔亡方晉之時以六居三而體乎坤坎是以有

悔為其與上合志為衆所信故得悔亡也孟子有言

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其斯之謂與故子曰衆允之

志上行也讀至之字為句絶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乎初六之坤而承於六五之坎其乘六三亦坤坎也故曰晉如鼫鼠鼫大鼠也本或作石鼠之為物晝藏而夜動晝昏而夜明貪黠而畏人首進而尾退今九四一爻進而遇坎退而遇坤坤為黑坎為幽夜之象也而其體雜震離離為明震為動方陰用事羣動皆息而有眩其明駛其捷跳梁於其間者非鼠而何是故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也或曰鼠者艮之物也而離震取之何哉曰艮之所以為鼠者為夫大明既

升則暗而無覩止而不行也今四之離震在乎坤坎之間是以夜為晝者也震於艮為長謂之鼫鼠不亦宜乎故曰貞厲以此為貞斯為厲矣何者四入臣之謂也明而不中不當其位下據三陰上逼六五竊君之權以行其私眞鼫鼠之象也貞而不羞濯百毒隨之矣故子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或曰九四雖有權臣之象而初為貞吉三為悔亡曷據而云然之哉曰為其以陽居柔而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剛也為其以

離嬔坎以震紳坤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為鼯鼠而已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介於離震之間故曰悔亡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以六居五而體乎坎固宜有悔柔進而上行麗乎中正是以悔亡故曰失得勿恤恤憂也坎為加憂故有勿恤

之象夫離坎配也五居尊位而四上之間二爻皆離也宜無失得之恤矣四應在初上應在三則五之於二爻能勿恤乎然方晉之時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則初六六三亦惟五之麗矣四之與上復何往乎故曰往吉無不利六五之於上九所謂信順而尚賢者也志無不利同乎大有矣故子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陰之遇陽斯為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而乘六五二爻皆坎而三又坤也故曰晉其角角上窮也進至上九不可以復進是以謂之角也坤離為牛上離之終有牛角之象焉上之所遇與九四同皆體乎明而行乎暗者也然三陰方進而四據其衝故有鼫鼠之象既麗乎五則上九為所尚之賢不嫌於爭明矣懼以上窮為戒也故用維用伐邑離為兵坤為邑

故有伐邑之象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者聖人之所戒也維用於伐邑則可矣仲康之征羲和成王之伐管蔡是也故曰厲吉无咎貞吝德之不懷教化不率而動干戈於邦邑之中可謂厲矣然禁暴戢兵聖人之所不得已也上明而下順威赫而民從又何咎之有哉若以此為貞則羞吝之道也故子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離為明坎為幽上九離也而言未光者上之伐邑五之命也五以幽而麗乎明故邦邑

之中猶有未服而至於用兵若大有之六五巽而麗乎明則有威如之吉而無伐邑之厲矣故曰火在天上大有明出地上者其光之小大近遠信乎不侔矣

離下
坤上
明夷

序卦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

也

明夷為卦晉之反也自晉而明夷離反居下坤反居上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為明坤為地明入地中是以謂之明夷也夷者傷也晉之上九可謂窮矣進而不已必有所傷是故受之以明夷也晉之上九反居明夷之初飛而垂其翼行而不暇食非遇傷之故乎

或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易之序例若皆明白洞達如此則學者可以無疑矣曰揚子雲有言天

儀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儀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賢人之言尚不可以儀而度又況於聖人之經乎若皆明白如此中人之智可以不問而知然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所盡心者何哉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下離上坤成卦曰明夷者初為離二為坎三為震四為坤離明也坤地也明入地中謂之晦可也何曰為夷哉為其有坎震之象焉震動也坎陷也動而陷焉是以謂之夷也是故坎之於人也為憂為病為痛為血於馬也為曳於輿也為眚皆傷夷之義也明夷利貞貞何謂也曰明夷之世上下皆明夷也然有二義焉有喪其明者商王紂是也有晦其明者文王箕子是也文王箕子惟能艱難而守其正是以晦其明而

至於利也若商紂者湯然自恣不能艱貞是以夷其明而至於亡也故子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大志箕子以之離爲文明坤爲柔順坎爲險難離爲心志内潛文明外示柔順故能蒙大難而不滅其明逎内難而不失其正非文王箕子其誰當之文王之蒙大難者羑里之事也箕子之正其志者囚奴之事也文王之造周箕子之傳商艱貞之利也孔子言利艱貞於文

王箕子之間蓋兼而明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已解在前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者法明夷之象也凡易之象取之不一而足剥之以宫人寵遯之畜臣妾吉亦猶是也古之聖人垂旒黈纊収視反聽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其用晦而明乎或曰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夷之象曰君子以用晦而明何其相戾也曰夫言豈一端已

哉君德不昭民何所視王明不晦下何所容子曰顯諸仁藏諸用亦其義也

雜卦曰明夷誅也

明夷為卦以明入地中而成其在六爻以君子懼誅為義何則夷之為言傷也誅也滅也明夷之世明者見傷傷而不已誅滅隨之是以君子懼之也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是故學者言明夷皆以商之事也

明夷之離為周而坤為商矣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自周公以來固已著之爻辭以示後世而孔子又以文王箕子申而明之言文王者六二是已言箕子者六五是已由是而推則九三之為武王上六之為商王受可知已然古今學者固已疑六五非箕子之爻至於六二以為文王尤所不信夫周公舉其一仲尼舉其二居千載之下而不能以三隅反无以見周公孔子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而承於六二二爻皆坎而四又坤也故曰明夷離為明坤為晦坎為幽體文明之資而潛幽晦之地是以謂之明夷也故曰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離為飛鳥鳥居高志遠而在卦之最下故有于飛垂其翼之象陽為行為君子離為日為食食所以養陰也離

爻三而初九六四陎队不相與故有于行三日不食之象飛之爲言不敢集也行之爲言不敢留也既飛而又垂其翼懼不免於矰弋也既行而又廢其食懼不免於刑戮也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初之所往即遇二也二於初爲鄰四於初爲主初離也二四皆坎也舍四而從二四得无言予初之舍四而從二何也四之坎有坤象焉拒人於千里之外矣以坤制坎以土制水兑澤之象也兑爲口是以知其有言也昔

者伯夷太公避紂而逃於海濵所謂飛而垂翼行而
不食者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所謂有攸往者
也然太公猶不敢皤然歸周而託於渭水之遇伯夷
既歸周而深議武王之舉至於不食其粟懼主人之
有言也故子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不食則可以
行若食焉而避其難非聖人之所許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於初三之離三又震也故曰明夷離為明坎為傷是以謂之明夷也故曰夷於左股股下體之上左不用之處也明夷以傷為義故近取諸身而有首足心腹之象焉初二為股三四為腹五上為首六四謂之左腹上六謂之大首是也初三為右二四為左者右強而左弱陜壯而陰羸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者文武異宜故剛柔異尚也說者以左為陽右為陰則失之

矣夷于左股言雖傷而未害也故曰拯馬壯吉拯救也本或作拚音升舉也出於險陷之中又得馬壯後可以脫於難矣坎為陷震於馬為作足故有用拯馬壯之象馬既壯矣左股之痛豈害於行耶是以係之吉也昔者文王北面為臣居脯醢炮烙之間而覩被囚居之戹可謂夷于左股矣呂召閎散之徒相與治其政而和其民卑辭厚幣以脫其難商之君臣如殺文王不足以過其勢而適足以名其師故釋而歸

之可謂用拯馬壯吉矣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其

文王之謂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

乃大得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六之坤而介於二四之坎四又坤也故曰明

夷于南狩南明方也狩從禽也離為明震為動故有

南得之象狩于南方可謂明且動矣而猶曰明夷云

者其所遇皆坤坎也故曰得其大者大首上六也以震遇坤斯得之矣或曰乾爲首而坤稱之何哉曰五上天位也以象言之則乾爲首以位則上爲首爲其居上卦之上是以謂之大首也古者謂君元首明夷之大首非商王之謂乎故曰不可疾貞疾速也以速爲貞則不達矣震爲決躁故有疾貞之戒焉此聖人之所以須天命而世俗之所謂陰謀者也詩云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可謂明夷于南狩矣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可謂得其大首矣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可謂不可疾貞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武王觀兵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女未知天命乃復歸然孔子猶曰武盡美未盡善也其不可疾貞之義歟故子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拘係之乃從維之文王之志也夫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矣

六四上體爲坤下體爲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乎初九之離故曰入于左腹三四居中腹之象也
四本與上同體而九三與之同位入于左腹之象也
三有離體四有坤體坤爲腹離亦爲腹三陽而四陰
是以謂之左腹也左手足不如右强左耳目不如右
明左静而右動左逸而右勞居腹之左是安逸而无
爲者也人之常情好安而惡危好動而惡静好逸而
惡勞干戈之事非其所欲也開之於安逸之塗則雖

勞而不怨示之以生全之意則雖死而不避入于左腹之謂也極之於塗炭之中而措之於袵席之上其有不入者乎以陰求陽以暗求明物之情也六四上无所戴共比九三如水之就下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心為火離之物也九三為離初九亦為離以九三之離而配六四之坎所謂赤心而置人腹中者也以六四之坎而配初九之離是為獲明夷之心矣出門庭謂初九也同人豫初九皆有出門之象焉

夫初九曰飛而垂其翼行而不暇食以明夷為心而出自門庭者也苟非入于左腹何以獲其心乎得其心斯入其腹入其腹斯得其心矣君子謂之心小人謂之腹或曰何謂也曰君子者民之所視以為休戚者也庶民者君子之所視以為去就者也君子從之則庶民歸之庶民從之則君子歸之矣伯夷太公之稱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而孟子則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豈非相為去就也哉周自后

稷公劉太王王季積德累功仁及草木至於文王視民如傷可謂入于左腹矣史記稱商少師強抱樂器而奔周又稱微子抱祭器而適周此則所謂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乎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武王克商未及下車歸馬放牛示弗復用以此見商之餘民厭苦兵革而思樂息肩故武王之順其心如此也楚靈小曰尚有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爲人上者可不鑒哉或曰子言初與四相與

於此又言離坎相配何也曰初之所以不獲於四者
以坤之制坎也九三之震既出乎坤而入于左腹矣
坎之下交於離固其所也獲明夷之心又以微子言
之何也曰伯夷太公微子皆明夷之心也失於商而
獲於周均也自其飛而垂翼行而不食則係之伯夷
太公自其獲之于出門庭則係之微子先後之序遠
近之别也豈不然哉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所應上无所與而介於坤坎之間故曰箕子之明夷五天位也以六居之明則為順暗則為弱今六五體艮而在坤坎之間暗弱之象衷季之王也然明夷之終既已失位故不得居五而係之上六則五者蓋其未失位之時也而以箕子當之者箕子為之奴則主存與存也比干諫而死則主亡與亡也然則夫子所稱三仁坤之三爻其當之矣故曰利貞此彖之所謂利艱貞者

也坤為坎晦為幽艮為止故有艱貞之象夫箕子之所為佯狂囚奴蒙恥而不去者蓋欲傳商之祀而不亡也歟程嬰與公孫杵臼議曰立君與死孰難曰死易立君難微子去之去而已矣比干死之死而已矣夫箕子者既欲不去又欲不死此所以為難也王氏曰比干貞而不利微子利而不貞而利貞者箕子而已武王既有天下箕子為之陳洪範則九疇之敘不失其傳受封朝鮮繼嗣綿遠則成湯之後不替其祀

茲非利與故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息者生息也易言與消息為反對之辭蓋言箕子所以利於貞者其明可消而不可息也不息則其明全矣由是言之三仁之中惟箕子為無間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三離震也故曰不明晦晦昧也明非晦不明其晦也諸爻

皆曰明夷上六獨曰不明晦者自二至五有震坎艮之象焉震坎艮陽也陽為明而皆下於坤是以謂之明夷也上六之坤乃自為之是以謂之不明晦也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上天位故有初登之象上六體坤故有後入之象所以然者九三之離方出于上六非其敵也宜其後入于地矣故子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以言興亡之係乎明晴也如此文王為順則而商王為失則豈不然哉或曰文

王重易而以明夷之九三自居是何用心哉曰此天地自然之象數也而文王豈能增損之哉文王之重易也離居坤下謂之明夷及其分為六爻也既有上六明夷之主必有九三平亂之臣六四之庶民豈無厭亂之情初九之君子宜有見幾之作六五之位尚存則有明哲保身之士六二之位未改則有遵養時晦之君誰非文王與紂之事而古今興亡之際何獨不然耶

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家人睽卷十九

宋 林栗 撰

離下
巽上
家人

序卦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為卦明夷之變也自明夷之家人下卦不動上

坤為巽變其五上二爻而成卦也坤順也巽巽也順之與巽无以相遠而成卦之才若是不同者取其爻象而名之也以六居五則无以應六二以六居上則无以制九三是以為明夷變其爻則尊卑内外莫不各當其位是以謂為家人也夷者傷也傷於外而反於家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易乃取以為序其意義安在夫以一人之尊而居億兆之上可謂崇高矣初登于天照于四國可謂聰明矣然乃夷其明而至於

亡何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天下之所以入於明夷者亂之所生未嘗不始於家也詩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若夫傷而能悔悔而能反者必由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可平故曰紂以妲巳亡周以任姒興書云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則傷於外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意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言家人之象伊川程氏曰萬物至巽而絜齊非巽有

齊之義也易之取象皆如是矣何獨於巽而疑之然明內齊外不足以發指其義伊川乃以外巽內明言其象亦未為得夫外巽內明是猶明夷之義也家人何取焉乃若孔子亦豈云爾哉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而家人之象緐然著矣由是言之不通乎變未可與言易也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下離上巽成卦曰家人者初為離二為坎三又為離四為巽離明也離麗也巽巽也巽入也内明而外巽内麗而外入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巽長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為其有坎離之象焉坎離男女也合而言之則夫婦也重而言之則父母也總而言之則一家之人也自五以下皆有離坎之象焉是以謂之家人也然則

既濟之不為家人何也曰既濟之終以六居上爻而不知變則其道窮矣是故有濡首之象焉若夫家以九終之譬如人之一家內外皆有防閑始終不失其嚴然後家人之象成矣家人利女貞何謂也曰家人反復有巽離兌之象焉巽離兌三女也其在六爻為女者二四而已二四陰位也陰居之女之正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或曰何謂也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為君長則有治民之道

為臣下則有事上之宜其所謂正不止施於家人也言女正知其家道正矣是故九五正位乎外六二正位乎內男女各得其正矣五天位也二地位也天穹隆而在上地磅礴而居下故子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或曰然則九三六四非男女之正與曰家人有夫婦之別焉有父子之嚴焉有姑婦之順焉有兄弟之敬焉有娣姒之睦焉由夫婦而言則五夫道也二婦道也內外之位正

也由父子而言則五為父四為子三為母二為婦上下之分定也由兄弟而言則五兄也三弟也二四蓋娣姒也長少之敘明也一家之象粲然備矣故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程氏曰一家之中不嚴則孝敬衰无君則法度廢故必有所尊嚴而君長之者九五九三之謂矣或曰說者謂五為父四為母若何曰非也自父母相配而言則是夫婦也二

位是已對子而言故稱父母九五為父教子以治乎外九三為母詔婦以治乎内豈不坦然明白也哉若以四言之則母失其嚴子失其順矣或曰母主乎愛尚乎慈係之九三不已過乎曰諺不云乎慈母有敗子嚴家无格虜昔之賢母以教子治家名聞後世者豈惟慈愛而已乎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學者尚何疑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同何也上卦為外下卦為内上九者外之極宫之前也初九者内之極室之後也宫室之制前有門闕後有垣墻門闕所以司啟閉也故剛柔雜焉垣墻所以杜罅隙也峻為之閑嚴為之禁豈非防微謹始之義也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四坎巽也故曰閑有家閑闌也扞蔽之義也有家而无閑

不能有其家者也閑之者禮之謂乎所以扞蔽內外
不可窺窬者也家人之道外不踰閾內不踰梱故初
九不以應言取諸防閑以為義也故曰悔亡初應在
四是以有悔行之於始故得悔亡人之常情妻子之
閒寵之而弗教縱之而弗禁其心以為愛之也馴習
浸淫陷於不義則長者之過也悔而圖之將无及矣
是故君子於其始而閑之則放僻邪侈无自而生悔
可亡也故子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逮其志變習流然

後從而止之則用力多而不可勝制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離故曰无攸遂遂成也有所欲為而遂其志者也春秋之義大夫无遂事而況婦人乎六二以陰居柔處於下而得中位乎内而守正无所敢成者故曰在中饋坎為酒離為食故有中饋之象在中而主饋食婦人之職也禮曰精五飯幕酒漿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以貞斯為吉矣故曰貞吉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其妾婦之道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亦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四皆坎也故曰家人嗃嗃按陸氏音義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愚以熇熇嘻嘻為是今韻嗃字

有兩音黑角切悅樂也黑各切嚴也並引家人嗃嗃為證熇字有四音虛嬌切炎氣也呼木切熱也呼酷切火熱也黑各切熾也熇是炎熾之貌四音皆同嗃一曰說一曰嚴未詳厥二音皆本於此文之注蓋學者相謬語當以熇熇為正熇炎也熇熇炎之極也離為火故有炎熇之象以陽居剛上下皆離是以謂之熇熇也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是火有威嚴之象也家人之道尚嚴而戒瀆然九三重離

而不中至於熇熇亦云過矣故曰悔厲吉剛而不中
能无悔乎傷恩則離能无厲乎然與其有不可制之
漸不若有不可犯之嚴然則九三雖悔且厲而家道
无虧斯為吉慶故曰婦子嘻嘻終吝舊説以嘻嘻為
喜笑之貌考之爻象不應求之辭二音既贅且閡詩
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閨門
和樂發於喜笑非聖人之所禁也王氏謂嘻嗟歎之
聲按詩噫嘻禮記嘻其甚也皆歎辭也六二為婦六

四為子二四四皆坎也坎為加憂故有嘻嘻愁歎之象九三居子婦之間處門内之長母之象也稟陽剛之才體重離之象其威赫然望而可畏雖過乎剛猶未為失若苛虐已甚而察見淵魚將使之无所措其手足而有愁歎之聲以此終之不亦吝乎三下卦之極也故有終吝之戒焉子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若節不可貞其是謂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下體為坎上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九三九五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富家大吉家人六四與六二之義同九五與九三之義同六二九三既明剛柔之得其道矣故於六四九五互言其所未及而推廣有家之道也坎為勞卦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有富家之象陽為富陰為貧陽為實陰為虛六四以陰居柔而謂之富家何也曰四子道也為人子者无私貨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六四居父母之間所應所比莫非富貴而已獨虛貧是不富其身而富其家者也家富而子貧未之有也身任其勞家享其利謂之大吉不亦宜乎故子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六四於家為子於國為臣為人子者无以有已為人臣者无以有已其斯以為順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乘乎六四二爻皆坎也故曰王假有家九五剛明中正

下應六二離坎相配家人之極致也然初九九三既備其義矣故於九五天位之爻推廣有家之道也假大也王大有家者非至常人之家也乃以天下為家者也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故曰勿恤吉書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勿者慎之辭也坎為加憂故有勿恤之象天下之治本於一家孝於其親則天

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敬事其長則天下之為人弟者莫敢不順刑于寡妻則天下之為人夫者莫敢不義字于厥子則天下之為人父者莫敢不慈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其可以勿恤乎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與此同意王之恤民如其赤子則民之愛王如其父母斯為吉矣故子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凡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

乎九五之離故曰有孚威如也家人六爻自五以下陽貞乎剛陰貞乎柔陽體乎離陰體乎坎離為威坎為信惟上九一爻剛柔相濟而體乎兌兌說也家人心說而誠服者也是以兼乎威信而言之威无信則不立信无威則不行家人之終別无他義惟威與信不可偏廢不可暫弛故曰終吉以此終之斯為吉矣而夫子則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古之人所以能齊其家者言有

物而行有恒也聖人懼世俗不察直以威嚴為治家之道而不能正身以率之則父子有相夷之惡夫婦有反目之釁兄弟有鬩墻之醜何威之能行哉惟君子反求諸已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斯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豈徒剛猛嚴厲而已哉此與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同義易而无備所以為大有之威反身而誠所以為家人之威也

䷥

離坎離兌

兌下
離上
睽

兌離坎離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之成卦家人之反也自家人之睽離反居上巽變
為兌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火也巽木也兌澤也木
之於火有相生之義離體居下有炎上之情是以為
家人也火之於澤有相畏之資離上兌下无相與之

意是以為睽也剛柔上下各當其位是以為家人也反則易位是以為睽也睽有兩義有自然之睽有不合之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自然之睽家道窮必乖此不和之睽也或曰家道窮必乖何謂也曰家人之道以嚴為上如上九之嚴則終乎吉如九三之嚴則終乎吝極炎上之性而无逮下之情其致乖也不亦宜乎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通也萬物暌而其事類也暌之時用大矣哉

下兌上離成卦曰暌者初為兌二為離三為坎四又為離離火也兌澤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交而否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謂之否而謂之暌也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不和而訟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為訟而為暌

也睽者乖也始乖而終合是以謂之睽也夫離坎者既濟之象也始乎睽終乎既濟則睽之義也睽小事吉何謂也曰書不云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夫興天下之大事建天下之大業是必天人和同上下丕應而後可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至於興一利除一害凡所施為措注必上下叶同不

幾乎惟予言而莫予違者乎事有利害計有得失兼
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慮往往睽而不同是故人主慎
所擇焉故曰小事吉也子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説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夫説而麗明柔而上行中
而應剛斯謂之合矣而何睽之云乎曰天地之間有
合必有離有聚必有散睽本生於同而同蓋出於睽
不同則无睽不睽則无同今夫離火兌澤同賦形於

天地中女少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甞不同也大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麗坎少女配艮其後未嘗不睽也睽睽之為義蓋取諸此然即其卦而求之則說而麗明柔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要其歸同歟異歟故曰天地睽而其志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天地之形雖分而生成之事則同男女之體雖異而室家之志則通萬物之品雖殊而孕育之事則類自其同以求其睽

則火澤相近而異趣二女同居而異行是睽也即其睽以求其同則天地至于萬物雖形分體異品類散殊要其歸未始不同也是故睽之六爻皆始乖而終合然則明目達聰并謀兼智百官殊職萬民異業刑德並施文武咸用同歸于治者睽之義也顏淵季路共出孔門周公召伯夾輔王室夫豈必盡同耶夫惟聖人為能收天下之睽以成天下之用睽之時用斯為大矣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何也弧矢之作睽全材以成器合衆睽以為用則睽之象著矣離為戈兵兌為毀折坎為矯揉故有弧矢之象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者論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其義也或曰既云和而不同又曰同何也以和與同言之則同為小人以同而異言之則同為君子或曰子夏傳云同其事

而異其羣何謂也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言各有當也臨川王氏云同其道而異其事二者孰得曰无害也道同而事異者君子之與君子也事同而道異者君子之與小人也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難與言經矣

雜卦曰睽外也

睽之為卦以始乖終合而成其在六爻以內外相應為義然家人謂之內睽謂之外者家人二女也女正

位乎內者成家之義故係之長女也睽亦二女也女志在乎外者從人之義故係之少女也然方睽之初上下乖隔陽務上行陰務下趨陽上行而弗得其配陰下趨而弗遇其主困而後反反而後遇故九四上九皆為睽孤六三掣曳而无初也上行下趨雖有隔閡不旋其踵而得之者初九六五皆為悔亡九二遇主而无咎也睽之為外斯其旨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九四之離適當其位故曰悔亡離為火兌為澤此象所謂上火下澤者然初九之澤居於下下流而百谷之所鍾也四雖上行而二五三之各從其配四无所與然後復歸于初初則受而納之是以謂之悔亡也故喪馬勿逐自復離為火馬火畜也陽物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馬以九居初不應於四有喪馬勿逐之

象馬九四上行為離反下亦為離進无所遇窮於上者必反於下故有自復之象馬喪失也易言喪牛者喪其順也喪羊者喪其狠也喪馬者喪其健也初九之有九四可謂健矣而介於六三六五之間宜其逸而不可禁也然方睽之時物情乖異九四雖欲從於三五而不免按劔之疑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歸其勢自復雖勿逐可也逐則遂喪之矣故曰見惡人无咎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今也背五而

逃惟利是視行无所納冐耻而歸可謂惡人也然方睽之時臣主未定或離或合或叛或從茍以為慼何者非罪喪而逐之是使之不敢復也復而不納是使之无所容也惡人无所容君子豈乆安之道哉昔之有大度者惟能寛容慱愛含垢納汙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然後天下狙詐咸作吾使又何咎之有哉若不忘舊惡皆讐敵也故子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晉文公歸國寺人披請見公使人讓之且辭焉對曰臣謂君

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呂郤之難告里鳧須又請見公之出也竊其藏以逃公辭焉以沐里鳧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漢高帝先雍齒之封赦季布之罪推此類也豈非見惡人以辟咎乎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坎

故曰遇主于巷離為相見五在君位故有遇主之象夫陽升而陰降者也離炎上而坎下流也九二六五得中而相與者也其後之必矣然方睽之時介於六三九四之間五欲從二而四閡其路二欲從五而三阨其衝是以相遇于巷也巷者徑也遇者適相值也相值于巷宜若鑽穴踰墻之類矣然其所遇者主也不于塗而于巷者辟寇而相求也雖遇非其所豈為失道哉故曰无咎而子曰遇主于巷未失道巷雖非

道可以通乎道矣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九四之遇元夫上九之遇雨皆離象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九之離故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天
當作而字之訛也安定胡氏曰漢法有罪髠其鬢髮
曰而今從之坎於馬為曳於輿為多眚於人為加憂

為刑傷巽為進退為不果於人為寡髮為廣顙故有
曳掣髡劓之象輿所以載也牛所以駕也人所以乘
之也不曰馬而曰牛者陰柔故也曳牽於後謂九二
也掣阻於前謂九四也而髡其首謂上九也劓刑其
面謂九四也六三不當其位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
是以有曳掣之患應於上九掣而不得進鄰於九四
噬而不肯從是以有髡劓之災也或曰上髡其首四
刑其面九二獨无傷耶曰九二應在六五難在六三

四方噬三則二以其間與五相遇其肯為三不利耶然則其曳之何也曰三近於二不能自克故有牽曳之象非二之挽而留之也或曰自二以上皆有離坎之體焉知二之不從三而三之不從四乎曰方睽之時人情乖疑雖得其主猶未必用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其配乎是以知其不從也故曰无初有終輿曳而牛掣首髠而鼻割可謂无初矣九四噬三而不能合然後上九說弧而納之是之謂有終也

故子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伊川程氏曰始為二陽所厄故无初睽極則有終合之理故有終夫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故曰睽孤睽乖也孤獨也九四下无其應上行而无所遇介於六三六五之間二爻皆莫之

與乖而又獨是以謂之睽孤六三介於二四而謂之
掣曳九四介於三五而但曰睽孤者三陰而四陽三
坎而四離也九四一爻上下皆離窮於上必反於下
五既應二三又從上四无所與必復于初故曰遇元
夫交孚元善之長也以九居初於四為配是以謂之
元夫也初陽也四亦陽也以陽遇陽其謂之元夫何
也陽為行陰為止若二陰居相應之位各止其所决
无相從之義今上下皆陽各有行健之志雖无感應

相與之情而有同氣相求之理及其睽孤不約而合是以謂之交孚也故曰厲无咎而子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雖未必然然去桀而歸湯則有之咸有一德斯之謂與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離故曰悔亡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是以係之悔亡也當睽之時間於三四是以有悔得中而應始

乖而終合是以悔亡也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宗同體也謂九四也膚柔物謂六三也離為食坎為堅巽為柔敌有厥宗噬膚之象六三有應在上九四扼而取之如噬膚而難嗑也五以其間往從九二斯遇之矣又何咎之有哉故子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陰陽相獲斯為慶也或曰同人二五不猶之睽乎同人之二曰同人于宗吝其五曰大師克遇而睽之五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其二曰遇主于巷无咎何其得失難

易之殊也曰同人與人同者也是以相遇於大師也睽者與人異者也是以不遇諸塗而遇諸巷也凡易之辭豈苟云乎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坎巽也故曰睽孤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又有巽入之象焉居卦之終亢而无與是以睽而又孤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離為見坎為豕為陷故有負塗之象為幽為輿故有載鬼之象離為戈兵故有張弧之象始睽而終合故有後説之象離也者明也其在上九則炎上之極也傷於亢而過於猜者也當睽之時物情乖異六三自奮於掣曳之中下无所與厄而從上上九猶以猜疑之意逆而拒之故見豕負塗汚穢之甚也見車載鬼異類之甚也是以張弧而射之然睽極必通疑久必解窮

於上必反於下故五既遇二四既遇初六三之情不辨而彰然後上九說其弧而納之三坎也上離也方其睽也未濟之象也及其合也既濟之象也故曰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坎為盜故有寇象其配在離故有婚媾之象陰陽交際故有遇雨之象夫逆而拒之則見其為豕怪其為鬼疑其為寇近而察之則知其非寇乃婚媾也往而遇之斯為吉矣故子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方其疑之也為豕為鬼為寇無所不至

矣及其遇之也爲婚媾爲雲雨皆坎象也非前後之

有殊疑信異而美惡變矣君臣之間夫婦之際可不

察與或曰六三有坎巽之體而象其物宜有坎无巽

何也曰坎上體也巽下體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至

於上九反而從其配矣有坎而无巽不亦宜乎

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九

周易經傳集解蹇解卷二十

宋 林栗 撰

兌下
離上 睽

序卦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蹇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坎

六爻盡變而成也兌西方也離南方也艮東北也坎北方也西南者陰之所聚而東北者陽之所居也離兌二女睽於西南而適於東北離欲從坎兌欲從艮西南既喪其朋矣東北則未之達焉離之從坎也由西則睽乎兌由東則閡乎艮兌之從艮也由南則睽乎離由北則閡乎坎艮止也坎陷也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蹇難之象也離為火兌為澤艮為山坎為水火澤相違是以謂之睽也山水連亘是以謂之

蹇也蹇蹇蹇也行不進之貌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欲

无蹇得乎所以然者與物睽乖故也與物睽乖則不

得其平而由於險矣故夫二女相得而无乖則離由

西以從坎兊由南以從艮尚何蹇難之有哉乖必有

難受之以蹇斯其義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

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下艮上坎成卦曰蹇者初為艮二為坎三為離四又為坎艮止也坎陷也止者不能以自行也陷者不能以自振也然猶曰蹇云者謂其中有離象焉坎陷也離麗也一陷焉一麗焉夫是以謂之蹇也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皆險難之象也謂其有離象焉離為目為火為日為電是以見險而能止也故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何謂也曰西者兌也南者離也西南者坤也東者震也北者坎也東北者艮也震動也艮止也坎陷也離明也兌說也坤順也是故東北者險難之所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三則體乎震者也夫解雜亂紛糾者見史記孫武子傳不控捲救闘者不搏撠蹇難之時群動洶洶而九三又以決躁行之是以難救難猶治絲而棼之也惟九五之離得中動則應之所謂聖人作

而萬物覩者也天下皆動則靜者勝天下皆爭則讓者勝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之必先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下之難若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自謀之不暇而何以靖人乎子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利西南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五上卦之中九三下卦之窮也利見大人

貞吉何謂也曰九五之謂大人也離為日故有利見之象當位故有貞吉之象貞者正也所貴乎大人者正已而物正之也故九五正則六二正六二正則六四上六利見大人者莫不正矣貞猶止也蹇難未平止而待之斯為吉矣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或曰然則夫子又言往得中往有功何謂也曰靜者不忘於動也止者不忘於行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險而止得中

而往止則為智往則為功也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或曰吾子不以當位為貞而此言當位貞吉何謂也

曰貞者正也以此為正者也故有以當位為貞者有

以不當位為貞者視其時義如何耳天尊地卑以當

位為貞也天地變化以不當其位為貞也故子曰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當蹇之時以静制動而可以不

當其位為貞也哉蹇之時用斯為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者艮也水者坎也山下出泉蒙之象也山上有水
水之蹇也水在山上而謂之蹇何也曰水之爲功也
以行舟楫而濟不通也以溉禾黍而成豐年也今爲
物所礙不得行而止於山上无及物之功是以謂之
蹇也然水蓄於山爲山之潤雖曰蹇難庸何損乎是
故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巳内省不疚而自信不
回不以陋巷簞瓢而改其樂也子曰良農能稼而不
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

之經而理之而不能為容此反身修德之謂也

雜卦曰蹇難也

蹇之成卦以山水連亘而成其在六爻以聖賢遭難為義何者蹇之為言行不進也山既峻阻水又險陷其為蹇難宜矣不勝其欲速之情冒險而進則陷溺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是故蹇之諸爻皆以往為蹇来為利往者屈也以我求人者也来者信也人之求我者也蹇之成卦四陰二陽陽

者四陰之所求而四陰者二陽之所求也以我求人實難人之求我又何難之有哉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於此斷矣東北難之所在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惟九五體離離為南方之卦大中至正而自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其餘五爻皆有震坎艮之象焉震坎艮者東北之卦也是故初六往蹇而來譽九三往蹇而來反六四往蹇而來連上六往蹇而來碩惟六二蹇蹇而无往來之辭也人臣之義不得不

然匪其身之故也蹇之為難不其然乎

初六往蹇来譽象曰往蹇来譽宜待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六二之坎故曰往蹇来譽坎北也艮東北也難之所在也以是而往宜其蹇矣然艮有止之象焉静以待其求斯為譽矣居一卦之卑處衆人之下居易以俟命見險而能止知幾之君子也其致譽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来譽宜待也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匵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其

初六之謂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承於九三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王臣蹇蹇五在天位故有王象二在地位中正而應故有王臣之象蹇難也蹇蹇者難之甚也二應五而閡於三是以謂之蹇蹇也諸爻皆言往蹇六二獨言蹇蹇何也彼皆

遇險而止是以有往来之辭二上應五離坎相配是以蹇蹇而不休也故曰匪躬之故夫六二之中正柔順豈行險以僥倖者乎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匪其身之故也雖知險難在前勢有不得避若志在於利其身而冒險不顧欲无咎得乎哉故子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記曰臨難毋苟免六二之謂矣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九三上體為坎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于上六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往蹇
来反震動也坎陷也皆東北也以是而往宜蹇也二
五之配也四與上五之鄰也三往而求欲无蹇得乎
然三體乎離離南方也知東北之窮西南之利必將
反於无難之地矣九五大人也公天下以為心而不
私其利也来而得反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来反内
喜之也反之言復也喜之之辭也夫冒險而行者往

而不得進則退而無所歸人九三往蹇而猶不失上六之應故内喜之也説者皆以六二當之夫二之所為蹇蹇者三為之難也王臣之義猶匪其窮而喜於九三之反何哉故曰内者三自謂也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連於三五之離故曰往蹇来連坎北方也又无其應是以往蹇剛柔相濟是以来連故子

曰徃蹇来連當位實也陽為實以陽居剛故曰當位九五九三之謂矣徃者屈也来者信也以人求我則利以我求人則難也或曰諸爻剛柔皆以徃為蹇来為利苟皆不徃孰為来哉曰日徃則月来月徃則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徃則暑来暑徃則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未有徃而不来者也未有来而不徃者也所惡夫徃謂其犯難而徃者耳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来九五之所謂朋来也徯我后后来其蘇

六四之所謂来連也夫豈頑然不動而物自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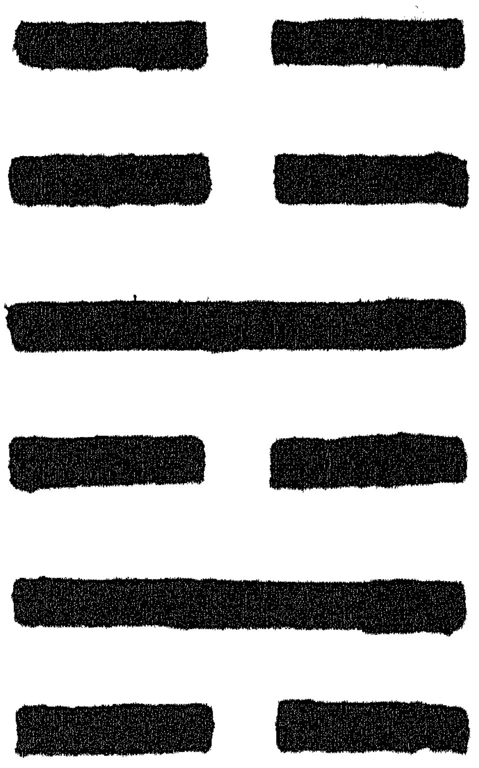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於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大蹇朋来大者陽也明者衆也剛健中正而立於險難之中是大人之蹇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之卦也六二遠而應之六四上六近而附之是以謂之朋来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故子曰大蹇朋来

以中節也夫惟中道而立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故能
措身於无難之地天下之不中者莫不於此而取節
焉夫是以朋来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坎也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
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往蹇来碩吉碩大
也上蹇之終宜若无難矣然猶曰往蹇云者未離乎

東北也應乎三而閡於五是以謂之蹇也比其来也水火相逮有既濟之象焉夫是以謂之来碩也故曰吉又曰利見大人大人九五也上志應三而利於見五何也曰五在西南无難之地也上不見五則无以達於三五既濟之於蹇而不享其利使上六九三得以相配五之所以為大人也故子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内者三也貴者五也或曰陽為貴陰為賤焉知其不為三而為五乎曰以陰視

陽則陽貴而陰賤以三視五則五貴而三賤繫辭曰三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九五在上而三為貴乎諸爻惟上六言吉者蹇至是而後通斯為吉矣



坎下震上 解

序卦曰蹇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解之成卦蹇之反也自蹇之解坎反居下艮變為震二五相易而成也所以為蹇為解者二陽陷於四陰之中也艮止也坎險也震動也遇險而止止在險中是

以為蹇也出險而動動在險外是以為解也艮為山坎為水震為雷坎為雨水在山上不能以及物是以為蹇也升而為雲降而為雨然後草木昭蘇昆蟲咸若是以謂之解也解之名卦不獨因蹇而成盖亦因屯而得之屯坎震也解震坎也坎之氣在山為泉在川為水在天為雲在地為雨雷雨之動滿盈而為屯及其沛然也斯為解矣物不可以終難受之以解此其義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下坎上震成卦曰解者初為坎二為離三又為坎四為震解之言緩也難紓而未平也詩云民亦勞止訖可小康解之謂也坎險也震動也出險而動動在險外宜若无難矣然猶曰解云者為其中有離象焉坎

陷也離麗也一麗一陷未離乎險是以謂之解也然
陷麗之象同一為蹇一為解者則震艮之反復而坎
之前後也震東方也坎北方也皆難之所在也謂其
有離象焉離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夫是以
謂之解也故子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
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何謂也曰難在東
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解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
四則體乎震者也解之九四即蹇之九三也解之九

二即蹇之九五也蹇之成卦止乎險中是以利西南
不利東北解之成卦出險以動是以但言西南之利
而不言東北之不利也蹇利西南謂九五也解利西
南謂九四也不利東北謂九三也其来復吉謂九二
也九五居外卦之中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九三
居内卦之終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四居外卦
之初而體乎震得以貴下賤之義故曰解利西南往
得衆也九二居内卦之中而體乎離得剛中不過之

義故曰其来復吉乃得中也利見大人者申言蹇利西南之爻也九五之謂大人也有攸往夙吉者申言解利西南之爻也九四之謂夙也故均曰往有功也大抵當蹇之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所謂得中而往道窮而止者也及解之時見幾而作不可不夙險難既平不可不復所謂往則得衆来則得中者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敷暢其義解自坎而出震於方為東於時為春於象為雷雨春者萬物舒緩之時雷雨者萬

物之所以舒緩者也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天下禍亂有聖人者出而治之其威如雷霆其澤如雨露民居塗炭之中使有更生之意豈不猶百菓草木甲拆之象乎解之時義斯為大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震也雨者坎也雷行雨施解之象也君子以赦過宥罪者法解緩之義也今夫雷雨之象是威德並

行之譬也而獨言赦宥則刑戮之事不議而彰矣聖人以為平難之時刑人殺人出於一時之權非能折獄而致刑明罰而勅法不可以訓後世故但言赦宥而已由是觀之古之赦宥大抵皆承禍亂之餘蕩滌舊染與民更始如雷行而雨隨之民不怨雷霆之暴而喜於膏澤之流也漢祖入秦約法三章大赦天下得其義矣後世因之常歲赦宥以幸小人而以為合於經義豈不過哉

雜卦曰解緩也

解之為卦以雷雨解緩而成其在諸爻以君子緩民為義漢龔遂有言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而後可治何則上失其道民散巳久難解之後豈能以一朝而革之哉張其綱紀敷其教化優柔寬緩日漸月漬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君子緩民之道也蹇解諸爻本相因而為義聖人互發其旨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在蹇之時剛柔皆蹇故但言處蹇

之道不利東北而利於西南至解之時剛柔皆解故以二陽為君子四陰為小人言君子之所以治小人可緩而不可急也是故九二黃矢而貞吉九四先解而後拇君子所以緩之道初六交際而无咎六五有孚而自退六三致寇而誰咎上六獲之而无不利小人之所以緩而不敢有爭心也解之為緩斯其旨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

於九二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无咎解之初六即蹇之上六也其在於蹇利見大人矣而况於解乎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上之應兼乎離震故有往蹇之辭解利西南而无東北之不利則初六之所承與其所應皆為无咎矣乃蹇之二陽一為得中一為道窮者為其蹇而不相得也解之二陽一為攸往一為来復二者相濟如出一人者謂其解而不相悖也初六當難解之初居最下之地致恭盡禮以接二陽蹇

難之解與有力焉又何咎之有哉子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後三陰者皆據高位而乘剛者也其能免於咎乎亦猶剝之諸陰皆為有凶而六三猶言剝之无咎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夫豈惡其負哉惡其乘也由是言之初六之无咎明矣聖人之言簡而當也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

於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離為弓矢為田漁坎為狐故有田獲之象九二剛中故有黃矢之象黃中色也矢直物也君子之譬也狐陰類也其為性隱伏喜妖而善魅者小人之譬也解之九二即蹇之九五也是解難之主也然居内卦之中則所謂其来復吉者君子之平難也治其姦邪而信其剛直得中而已不可過也過則有獸窮之慮矣故子曰貞吉九二一田而三獲得其黃矢以此為貞斯

為吉矣何則解有四陰既獲其三懼其乘勝而前知得而不知喪故戒之云爾盖公為曹參言治道曰治道去泰甚者耳其九二之謂乎故子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下體為坎上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震

也故曰負且乘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
離為君子坎為小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以六居三
小人而在高位負且乘之象也九四在上故三為負
九二在下故三為乘以三而負四則以位而慢其上
也以三而乘二則以勢而暴其下也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慢其上而暴其下則致寇之道也故曰致寇至
今夫小民之家無故得財而為暴慢之行則不旋踵
而盜至矣況夫居高位而食厚禄又以暴慢行之乎

故子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之謂也寇者誰也謂
六三也三既為負乘又自為寇何也曰坎為小人又
為寇盜三有重坎之象是以既為負乘而又為寇也
彼皆陰柔小人相與群居无信不能不相詐无禮不
能不相瀆見其慢藏是以有穿窬之心說者乃以九
二九四當之則失之遠矣寇盜者小人之所蓄為也
而謂君子為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以負
而乘斯謂之盜矣而又重坎焉是故有躡其後而取

之者也故曰貞吝以此為貞羞吝宜矣子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明寇盜之象不在他爻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解而拇拇足大指也足動而拇先焉故易凡言拇者動之速也解者緩也解而拇者先緩而後速也離南方故

為緩震東方故為速四居外卦之初先離而後震解而拇之象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將欲速之必固緩之解之道也解有四陰二陽或以遠而應或以近而比惟初六一爻之於上六勢不相及三狐既獲又何往乎九二之於上六勢不相比難解而未平之象故曰无所往其来復吉九四之於上六則同體相連苟為不往則難无時而平矣故曰有攸往夙吉夙者速也投機之會

間不容髮先時者未至後時者无及使四安於解而不怠於動怠於動而不務於速則是利西南而不往有攸往而不夙也其能有濟乎故曰朋至斯孚朋者衆也陰為朋初三五上是也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成湯之信著於征葛文王之信著於戡黎天下之人信其有救民之志而無害物之心是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故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象之所謂往得衆往有功者也故子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夫難既解矣而猶不忘動者豈其喜功而好大生事以為樂乎為其以九居四未當其位故也進至於五位乎中正則利見而已尚何拇之云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於九二而乘

乎九四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
有孚于小人解者緩也孚者信也離為君子坎為小
人故也夫五者人君之位也以六居之而又坎焉是
陰柔小人之所附也小人而在君側可謂難去矣寛
之則其黨易散急之則其交必合懐之則革面而復
從疾之則含怨而致毒是以君子之治小人惟有維
之而已平其忿疾之心開其自新之路格則承之否
則威之優柔而勿迫哀矜而勿喜然後小人知君子

之不為已甚也亦莫不孚而自知退聽矣是故九四言朋至斯孚六五言有孚于小人蓋相因之辭也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皆欲除君側之惡人卒以不克而隕其身危其國者惟不能緩之而與之為仇敵故也故子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或曰六方居五以何故而退乎曰九四震也六五坎也震下坎上其卦為屯坎下震上其卦為解今也居解之時而震在坎上不能久矣震為春坎為冬震為旦坎為夜日

出東方羣陰伏矣雖欲勿退其可得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六五之坎連於九四之震震又離也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艮為黔喙之屬故有隼象又為土而在卦之最上故有高墉之象六五既退則九四遇之矣離為弓矢震為動故有公用射之象係之公者明其

在四而非五故也當解之時三陰退聽而无敢爭惟上六一爻據高險之位以為二陽之勢有不能及故傲然无順服之心猶之從田既獲三狐而鷙害之禽獨在高墉之上必挾其器而待其時擬之而後發發无不中矣故曰獲之无不利而子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九四之震兼體乎離狐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其器矣上六之艮止而不去在解之時利有攸往有其時矣一射而獲何不利之有哉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説者乃以六三為高墉之隼而射之者上六不又悖哉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